

在获奖后的采访中，万玛才旦说：“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，赋予西藏神秘、蛮荒、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。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实的，但这种真实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。我不喜欢这样的‘真实’，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，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。”

从高原到高原

“2023年5月8日这个时间和西藏南缘的浪卡子县这个地点，注定成为我铭记终生的时空坐标。从青藏高原北部的昨那村（编牛鼻子）到南缘的浪卡子（白鼻子），虽然相隔千万里，两个意义相近的地名，却把万玛才旦的起点和终点连接在一起……”

华多太用了一年时间才慢慢接受了“这件大不幸”带来的猝不及防的荒谬感。唯一那点慰藉是：万玛倒在了他无比敬仰的高原净土，倒在他热爱的电影之路上，并非故事讲了一半，他的电影世界是圆满的。

他想起2004年秋天，万玛才旦在甘南拍摄毕业短片《草原》，据参与拍摄的同学说，拍摄过程遭遇了恶劣天气，但是万玛仿佛置身事外，完全感觉不到苦，从容完成了拍摄任务。后来他在西宁看到了万玛“那张经历暴晒爆冷而变得青紫的脸”，那股劲头让他至今难忘。

《静静的嘛呢石》之后，藏地掀起了一大批青年投身电影事业的热潮。华多太称之为“万玛才旦现象”。那股推动力应该就是万玛身上那股热爱的劲儿。

这部影片在中央民族大学放映那天，松太加记得万玛和德格都喝大了，他把他们一个个拖到出租车里送回去。“那时候特别单纯，就是想搞创作，觉得电影像命一样重要。”

他们三人一起完成了最初的三部高原作品：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《寻找智美更登》（2009）和《老狗》



2015年，开创藏地新浪潮的三剑客万玛才旦（右）、松太加（左）和德格才让（中）。

（2011）。

《老狗》的第一幕，一个中年男人骑着摩托车蜿蜒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。这与传说中、符号中的西藏有着天差地别。万玛才旦正是想打破那种“想象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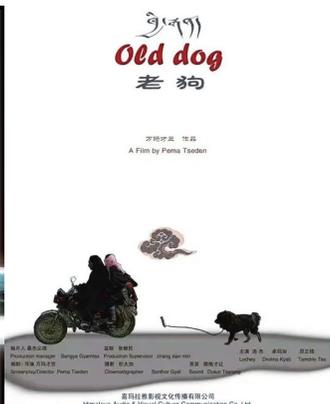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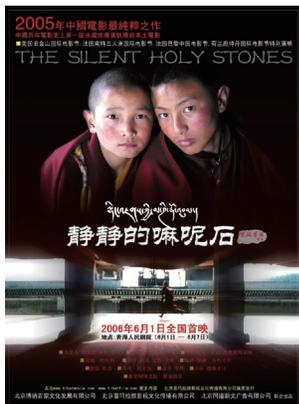
2011年，“藏地电影新浪潮”的概念开始在媒体中流传。《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》作者许金晶分别采访了这群低调地活跃在高原拍电影的人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对于外界的界定给出了颇为一致的反应。他们都认为，浪潮不浪潮，并没有意义。藏族电影才刚刚发展起来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“作为一名创作者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表达自己应该表达的东西更重要。不要在乎什么标签。”

谈到为什么要组建一支本土创作团队？

万玛才旦说，要拍出纯粹意义上的藏语电影……主创的构成、对民族文化的认识，包括语言、文化传统、习俗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。“比如说录音，如果要录藏语对白，懂藏语和不懂藏语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语言里面有很多细微情感质地需要呈现出来的。”

在表面平静的生活之下，藏区传统与现代生活正胶着渗透。故乡很多东西都在不可挽回地失去，看到这种变化，他更不愿再过多展示风光、传奇。他希望对这个民族、这片土地的理解更深邃些。

“万玛才旦是藏族电影的开拓者。他不仅把我领到了电影学院，更是带我开始做电影。”松太加一开始是拒绝当导演的，跟着万玛拍了几部电影，他觉得“导演这个行业挺恐怖的，不仅是在创作层面，他就像个包工头一样事无巨细，要搞定很多很多事。”后来跟其他导演合作，总是很不愉快，对剧本的理解上也总有出入。“每次在现场我都挺不爽，总感觉他们好像在演导演，而不是真正的热爱电影，渐渐地我就挺不服气的。”松



万玛才旦的电影海报